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酉陽雜俎續集

目錄  
卷一至  
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按原書並無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奄有弟一人甚  
有家財其兄旁奄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  
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奄不知也至蠶  
時有一蠶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  
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

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繅之不  
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也常守之忽爲鳥  
所折銜去旁也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  
徑黑旁也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  
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  
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  
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也大喜取  
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

瞻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也試以  
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也知其愚諭之不  
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  
莖植焉將熟亦為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  
入處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  
為我築糠一作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  
糠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  
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

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

一作湍

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

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

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閭若蹶聲其寺  
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  
見大青桐樹梢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  
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新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  
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  
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  
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金父愛之末歲

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  
餘頰鬻金目遂潛養於盆水中日長易數器大不能  
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  
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  
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為爾新其襦乃易  
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  
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  
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



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麕衣  
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冀下  
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湏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  
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  
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  
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  
隻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  
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

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  
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  
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  
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  
棄之於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  
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  
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  
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為飛石擊死洞人

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為禱祀求女必  
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為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  
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  
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  
為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  
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  
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

見一人卧名前袒視左髀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  
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  
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  
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  
鼓巨箎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  
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  
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卧見物如猪者突

上廳階鵲驚走透後門投驛廡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鵲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鵲左右取燭索鵲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

鬚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

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

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頁元

一作上元

中蜀郡有僧志功

一作志誓

言住寶相寺持經夜

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鵠立於衢見二人紫

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祇揖又  
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  
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可何給言又曰我即鬼  
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  
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鷄子拜祈之且  
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  
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  
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

于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  
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  
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  
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  
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  
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  
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



多依之有畫人甯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  
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  
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為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  
精彩殊勝如何再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  
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  
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賄郭請以五千抵  
負冉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  
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

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  
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嘯甯采觀之不復  
認再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  
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  
其家為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  
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  
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

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為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  
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  
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  
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  
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  
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  
犬競驚日蹉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

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州舉

其先同塋

一作兄

葬於礪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

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為穴誼之所卜亦鑿

馬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  
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剔下地白  
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厠體仆  
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噓  
嚙不安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  
誼對換及賊積一作劉積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  
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  
在礪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

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欵

一作  
椴

樹湏臾大震有物瞥

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  
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濶而圓  
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  
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  
禪牀下為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  
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

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為別乃盡去侍者  
引李生入卧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稹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  
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  
可愛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韋溫為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子年二  
十九為校書郎夢澹水中流見二吏賁牒相召一吏  
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子豈逃

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  
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  
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  
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  
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  
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  
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



意敢此麓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歟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偃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

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僂官無故而至非  
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  
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  
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  
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脣然傍  
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  
乞兒箕坐痂面蟻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

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

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  
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  
別如期利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  
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  
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  
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  
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  
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

婁擗埴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臯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  
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條如  
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  
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  
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  
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  
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

一作其兄

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勅  
勒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  
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獲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  
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



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歟起牽其  
母母遂中惡援其妻妻亦卒廼募其弟婦回面失明  
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  
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  
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  
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  
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  
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

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  
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  
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  
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  
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  
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  
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

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為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為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麤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賞禮為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

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  
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  
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  
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  
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  
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  
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彌日

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  
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閭牛脫其一角又過  
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  
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為背覺腦冷如冰即急投至交  
牛柱乃擊之化為杉木瀝血升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  
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

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縵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歛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子錄五百人名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以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

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  
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髮髯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  
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搗  
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  
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  
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  
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  
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  
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  
之見物如絲湍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  
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  
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



人必露之

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  
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  
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  
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  
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  
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

之憚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憚垂泣曰近受一職司  
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憚往  
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  
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  
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  
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  
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

涇楮朱書乃紹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  
既不能書今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  
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  
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鼈者而  
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  
燈判鍼染藍涇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  
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

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  
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  
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  
因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  
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救劒名之後設血食盆  
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子酒上瞻乃匿劒躡步  
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  
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

簣喘若韞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  
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  
立於前舉伐折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  
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簣也遂搜其服  
玩簣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  
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  
先詣瞻為加功治之決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湍大如  
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  
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  
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  
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罽巾網獲一  
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  
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側若相慰狀又一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  
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為

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  
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  
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  
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  
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  
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嵋人與邑人約遊峨嵋  
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

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即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  
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  
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新於此有道士住此隙  
內每假我春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京遥  
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  
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  
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



中輕探之乃一弊簾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邈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麕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摧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

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  
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  
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  
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  
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輦血不色欲遇之必能  
降真為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厨中  
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

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  
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  
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  
火滿山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鍰求治其  
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  
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  
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

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掌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  
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  
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  
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  
其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  
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號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

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  
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  
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  
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為虎焉徑入山  
時時殺麋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  
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  
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比因殺人冥  
官答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  
竟為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  
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  
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  
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常  
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  
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

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襖內中使靴中仍  
曰為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  
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  
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  
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  
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  
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

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  
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臂擊之  
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携於日中無  
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  
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  
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



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  
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  
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  
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  
夜度橋見羣小兒聚火為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  
木聲火即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  
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  
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  
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  
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  
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  
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生定又曰出將  
入相定矣李公為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即請別  
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帛襦幘並不受唯

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  
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  
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為忽曰但底成都老姥愛女  
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詣諸巫巫有  
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原能語此兒請祈華嶽  
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  
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  
鄴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

董氏杖背遁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歎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為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搔首擺尾其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携一婢趣下浴斛中浣巾湏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

原闕

處滴至腰已

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  
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唐 段成式 撰

支諾皋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癘疾卒瘞後十  
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  
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  
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  
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帔帖見追行數里至一

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  
所勘責事悉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  
可即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  
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  
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弘義身幸未  
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  
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  
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



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篋成器語音舉止信  
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  
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  
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  
死必為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  
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  
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

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廻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脱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

鑄者所函鋌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臂遂貸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佳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

一作段文昌

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

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以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

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  
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  
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  
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  
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  
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  
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為遣之  
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窸窣有聲元則曰是請

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  
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  
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  
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  
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  
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  
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  
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太和三年任廬州某  
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下有兩足  
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荊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  
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  
足如蛭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  
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

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鱸在  
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  
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  
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擢鰓貫鯁楚痛殆不  
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礎斲之苦若脫  
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  
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佳祇  
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郢家在越州與堰相

近日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  
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餅覆以  
木槃視之有髑骨大方隅額下屬骨兩片長八寸開  
罅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  
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嘏娶李氏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  
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



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  
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  
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  
為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  
無訴於獄中累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  
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  
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

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及覺不復  
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  
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  
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  
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  
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脉焉良  
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

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浙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  
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  
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一作廝羅或見銀尉斗者水

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  
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  
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  
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給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

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  
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  
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  
豪家子乃具簾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  
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  
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  
乳壞成穴如盥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

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九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擘鯨

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  
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  
廢歡笑子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  
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  
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為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  
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  
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  
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

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  
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  
妓自持鉶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  
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  
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  
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  
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



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  
為卜地云合有生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  
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  
街小埵相次每埵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  
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  
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  
壤上以堅土為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

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為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為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為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蛇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

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鈎鐮附苔絡蔓色白如雪  
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  
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  
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  
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為  
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  
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

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  
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  
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玳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  
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  
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  
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  
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優干

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翺等五人為火七師遇於塗  
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為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  
宴滿川等為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  
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  
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鬪武宗會昌二年寒  
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墻間迨宵  
分方始寤將歸歷道約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雖張

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  
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  
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  
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遭疾而歿別無親  
戚為隣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  
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  
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  
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

何婦人云某雖為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  
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  
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  
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緡之數如言胡  
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  
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  
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

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  
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跣跣憩於巖下長吁  
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  
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歛起  
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鑊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  
陳米升餘即着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  
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殮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  
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為客設戲乃處木裛枝投蓋危



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初步漸趨  
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  
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泗戲忽見物中流流下  
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幕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  
長尺餘遂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  
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

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  
哲哲意家人情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  
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紹之曰驢其人遂日  
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  
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效亦歇

秀才田暉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  
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

為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  
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侶容止尊嚴有大臣之  
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  
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  
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  
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  
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

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為一言其于饌羞猶為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

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先為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為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為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之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

日云欲來相看得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  
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  
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  
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  
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  
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  
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  
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

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  
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  
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  
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之  
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  
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  
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  
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



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徵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  
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  
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  
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  
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  
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  
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  
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

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唐 段成式 撰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戲融予因讀  
坐右方謂之戲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為繆  
謬音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  
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為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  
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喟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為詞人所諷  
然為從竹之簫非簫父之簫也荀子云如風過簫忽  
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為誤予讀  
淮南子云夫播棊丸於地圓者趣窒方者止高各從  
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  
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  
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子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  
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  
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  
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  
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  
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  
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  
之即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

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  
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  
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餽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  
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  
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



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為方以此藥為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

還為嗤也

世呼病瘦為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博陵崔謚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潯沱河為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聾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舊儀說讎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

輦為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  
西棚各有聲勢稍僉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  
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  
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為熟餽上  
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  
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起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

醜謂之煙薰水蛇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猢猻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  
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壁珠  
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  
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  
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  
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貫酒少有醒時其友題

其門閫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  
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  
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  
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  
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謫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  
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  
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

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  
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  
祖無道內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  
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  
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  
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  
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竒工也至兩都寺中

亦往往託為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  
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  
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  
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  
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  
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  
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齋物  
具千數謝之般為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

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鳶以窺宋城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閤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禱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搥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暴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為劇



語子為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  
捧匱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  
君為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  
日俾子食辣麪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  
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  
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碗進藻豆因  
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阪胡言連蹇譯瘖且聾莫使

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  
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林卦辭同蓋相  
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  
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  
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卧  
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

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  
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  
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  
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  
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卧女謂  
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  
子年二十餘明悟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  
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以而書生將覺女又

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  
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  
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  
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  
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  
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  
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

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  
數百金其人疑有為拜請所欲玄績笑曰予燒金丹  
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  
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  
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  
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  
乾飯食之即日上章封剋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  
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

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績不言之戒父母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為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隍斯國鹿野東有一洿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為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

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詰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昏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

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  
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  
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為吾過矣烈士  
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為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  
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  
何為處乎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  
公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



賢按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  
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  
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  
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  
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  
俗入囂湫處詵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  
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  
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

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  
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  
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  
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  
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  
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  
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  
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

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嘍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  
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  
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  
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  
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墓將  
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  
女嫁陰縣恨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  
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

恨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麋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麋形自麋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象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匿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象破鏡以象食母故五月五日作象羹也破鏡食父如羆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象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胥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

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  
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  
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

一作

徵角之弧朔蓬之簞射貫蝨心旣盡飛衛之術計天

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  
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  
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  
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

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臯幕中  
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  
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  
者又能拳上倒椀一作枕非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  
僞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  
倒箸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棟桷護雀網爲呆愚其淺誤也如此禮



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果愚也  
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  
屏劉熙釋名曰果愚在門外果復也臣將入請事此  
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果愚災果愚在  
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果愚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  
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果愚予自筮仕已  
來凡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象鏡果愚事

世說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驚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驚胸斑黑聲大者是胡驚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

哀也摯虞初禮

一日新禮

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

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  
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紼謳  
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  
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  
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鉤也列子云瓦謳者巧鉤

樞者憚黃金樞者昏殷敬順敬訓曰樞與樞同衆人  
分曹手藏物採取之又令藏鈎剽一人則來往於兩  
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鈎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  
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  
屬下曹名爲飛鳥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  
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鈎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  
行鈎爲戲矣

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碁用碁二十四以色別貴賤碁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碁依六博碁形一云依大碁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闕餘者思白黑圍繞之十八籌

成都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

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  
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林傳云陳希烈不  
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為  
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  
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  
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

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  
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  
扁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  
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  
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秉秉字去聲呼無齒曰秉據博塞經云  
無齒爲繩三齒爲雜繩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  
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

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殺後擲得穉

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  
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  
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  
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  
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  
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辦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實  
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  
魅及葬窆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  
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  
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  
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  
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婿爲戲乃有大委  
頓者江德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

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色童其禮太素雜  
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  
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  
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